遜學齋文鈔

序

永嘉先儒文集余獨未見薛常州耳陳文節以下皆嘗尋覽大都深厚質實不爲過高難行之論展卷靜讀儒者氣象恍在心目間有宋永嘉之學與金華並爲吾浙大宗所以世無異說也今雖稍衰承學之士猶未艾余夙聞瑞安孫琴西兄弟能文章登上第爲清華選心竊慕之今與琴西相遇皖中既讀其刊行遜學齋古今體詩十卷又出其文稿相示皆自成機杼無所依傍不必與文節諸公同而宗旨無異碑版述事之文造句尤似昌黎爲近時所罕見假令久居禁近贊筆侍從記事記言成一代鉅製豈異人任乃去承明之廬出領大郡雖爲　朝廷分憂重寄然琴西戀闕之思遙望五雲能

撫概嘆雖然以琴西之學行政事文章任所施設無所不宜政事須假手事權琴西既不樂持手版謁監司暫歸郡符閒居樂志吾意斯時也可專事文章矣琴西以我為然乎我於琴西願有進百餘年來古文家競推桐城桐城誠為正宗然為學各有家法文章流別不必一途先哲遺型近而易習琴西於其鄉先生之文章而誦之矣吾願益專其業而推廣之昌明永嘉之學俾世之人知吾浙之學猶有永嘉永嘉近派乃在瑞安不亦美乎琴西以我言為然乎否邪同治二年歲在癸亥九月既望三日嘉興錢泰吉拜識於[illegible]城寓舍時年七十有三

遜學齋文集序

曩者瑞安孫琴西觀察官翰林獨菲俗尚以從事於古文辭之學用術業與吾友王通政少鶴互爲切劘意相得也其時余亦在京師而未獲追從嗣君出守安慶余始從與通政交因得悉君之爲人君亦用通政言夙知余越數年同治癸亥余自臨淮軍假歸過安慶始識君因相與勞問如平生歡遂得書讀其文章其意近而勢遠詞淺而旨深渢渢乎初月樓之嗣音也甲子余從戎浙江君用丁憂自皖歸過武林僅一再見遽別去明年通政解官歸來武林而余又用薦赴閩自時厥後吾三人者微特蹤跡不得合并而或出或處積歲經年雖求書問之常通而亦不可得則甚矣交游聚散之無常

而志同道合之朋造物之於會合若尤爲靳惜焉豈不重可慨哉後又七年余以今相國曾侯爲操兵海上過金陵幸重與君見余固苶然而君亦鬚髮半白追思通政遠隔桂林邈不可得相與剪燭夜談欷歔欲絕頻行君出近著屬爲弁言將梓全稿以行世余讀之其文日以富其體日以尤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不屑爲詹詹小言而務反復馳騁以曲盡事理蓋兼有其鄉先輩永康永嘉之遺風而與沈果堂文相上下蓋文境又一變焉不知通政比來造詣視君君何若余之謭劣又因鞅掌王事卒卒經歲不得寬居以力探古人之閫奧今執筆序君文蓋深喜君之精進未已而尤以發余之媿也同治辛未二月江陵吳大廷撰

琴南先生五十二歲小象

高杼篤謹署

立朝十年而無功於君守地千里而無德於民行年五十有二而未嘗有善於其身幸與當世賢士大夫游而區區乃欲以言自文行駸駸以將老恐碌碌其無聞不知天下後世當以汝為何等之人

丙寅新秋遯叟自贊

仲英書

邃學齋文鈔總目

卷首

錢序　吳序

總目

卷一

謝摺　奏議　策問

卷二

雜記

卷三

贈送序　壽序

卷四

碑　神道碑
卷五
墓銘　墓表
卷六
行狀　行述
卷七
傳　贊　祭文
卷八
序
卷九
後序　跋

卷十
跋
卷十一
題跋
卷十二
雜著
卷末
許跋
胡跋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一

署江甯布政使謝摺　升授安徽按察使謝摺

安徽按察使到任謝摺　加布政使銜謝摺

署安徽布政使謝摺　升授湖北布政使謝摺

湖北布政使到任謝摺　調補江甯布政使謝摺

江甯布政使到任謝摺　升授太僕寺卿謝恩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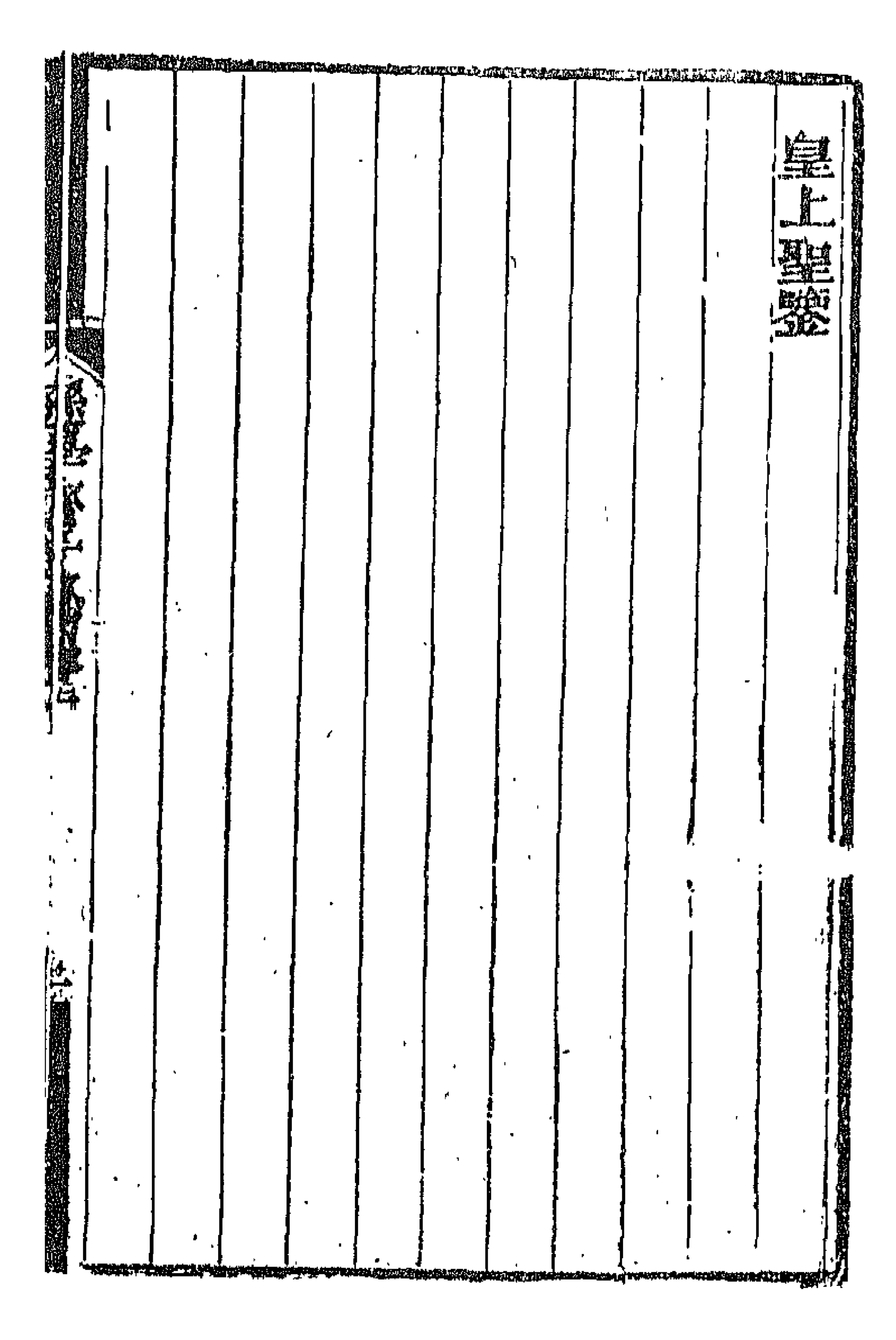
附陳乞假省墓摺片　金陵試僚屬策問四首

瑞安孫衣言劭聞

署江甯布政使謝　恩摺子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奉兩江總督馬新貽行知江甯布政使一缺
以臣暫行署理奉
旨知道了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甌海庸材衡門下士壯歲倖登上第淸班遂歷
講帷三載侍書久趨陛矣

承殿一麾領郡徒勞積乎
玉堂旋以戎幄之勞濫荷鹽司之擢自念江湖之迹新幸
趨
朝詔謂
兩鑾之恩屢邀破格茲復渥承
簡命俾撫綏條綱念江甯兼淮揚徐海之繁潞司有理財用
人之責當民氣甫甦之後固以休養爲先在官方叢襍
之時尤特激揚有術如臣愚昧徒切兢惶惟有本勤儉
以率先屏浮華而務實庶稍信平日讀書所得冀無負
皇天造物之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升授按察使謝恩摺子

奏爲恭謝

天恩叩謝

陛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奉署江蘇巡撫臣張樹聲行知接准部咨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安徽按察使著孫衣言補授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草茅下士甌海庸材壯歲甲科倖列清華之選

中天講幄勉參侍從之班徛

聖德之裁成屢邀破格備監司於鹽筴方愧持籌豈謂一歲而再遷復蒞兩淮之舊治竊惟安徽居吳楚中權之要臬司爲刑名總匯之區讀律而兼讀書貫探其本濟寬亦宜濟猛務持其平臣任重材輇深虞隕越惟有籲懇

天恩俯准入都

陛見跪聆

聖訓俾獲重趨闕

禁近仰瞻有喜之

天顏庶幾宣布

皇仁上企無刑之

到治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并恭請

陛見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安徽按察使到任謝　恩摺子

奏爲恭報　督　接印任事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　遇承
恩命補授安徽按察使當即趨赴
闕廷瞻覲
天顏荷蒙
召對兩次
溫諭周詳莫名感激遵即
陛辭就道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行抵安徽省城准署按察使安廬滁和道王思沂將臬司印信文卷移交前來　臣

即於是日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任事伏思皖省爲江淮扼要之區臬司有綜理刑名之責當此兵氛甫靖民氣漸舒弼教明刑旣貴寬嚴之相濟安良戢暴尤須整飭之有方臣自揣庸才深虞隕越惟有益持勤愼勉竭駑駘隨時隨事稟承督

撫務在上維

國法下達民情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接印任事日期並感激下忱謹繕

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加布政使銜謝　恩摺子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接准辦理西征糧臺內閣學士袁保恒咨動奉
吏部咨開遵
旨議覆陝甘總督左宗棠奏保籌餉出力各員一摺內開升
任安徽按察使前江南鹽法道孫衣言請加布政使銜
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轉行到　臣　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　臣　浙東下士江左備員夙領鹾籌旣媿無裨於軍食

謬陳臬事尤虞莫補於民生涓報未圖冰兢正切茲乃
渥蒙
寵命濫晉頭銜瞻
丹扆而拜
恩戴山知重映朱纓而增耀捧
日抒誠非臣夢想所敢期賚
聖主榮施之逾格臣惟有力求報效勉竭駑駘隨時謹凜夫
官箴適事益勤夫職守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署安徽布政使謝恩摺子

奏爲恭報臣接署藩篆日期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奉督臣李宗羲升任兩廣總督撫臣英翰行
知安徽藩司印務
奏委臣署理隨於十月初九日准升任安徽撫臣裕祿將
藩司印信文卷移交前來臣謹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任事伏念臣浙東下士一介庸才以監司忝
攝江藩由鹽道洊陳皖臬渥蒙
甄擢未報涓埃懼負
生成正深冰惕茲乃復奉

奏委署理藩司篆務仔肩愈重報稱彌難竊查皖省爲江淮繁劇之區藩司有理財用人之責整頓吏治稽覈錢糧在在均關緊要臣自維愚昧彌切悚惶惟有勉策駑駘力圖振作隨事隨時稟承督撫矢勤矢慎董率羣僚斷不敢因暫時署理稍涉因循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曾接署藩篆日期及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升授湖北布政使謝　恩摺子

奏為恭謝

天恩俯請

陛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元年八月十九日接准安徽巡撫臣裕

祿行知接准部咨光緒元年八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孫衣言著補授湖北布政使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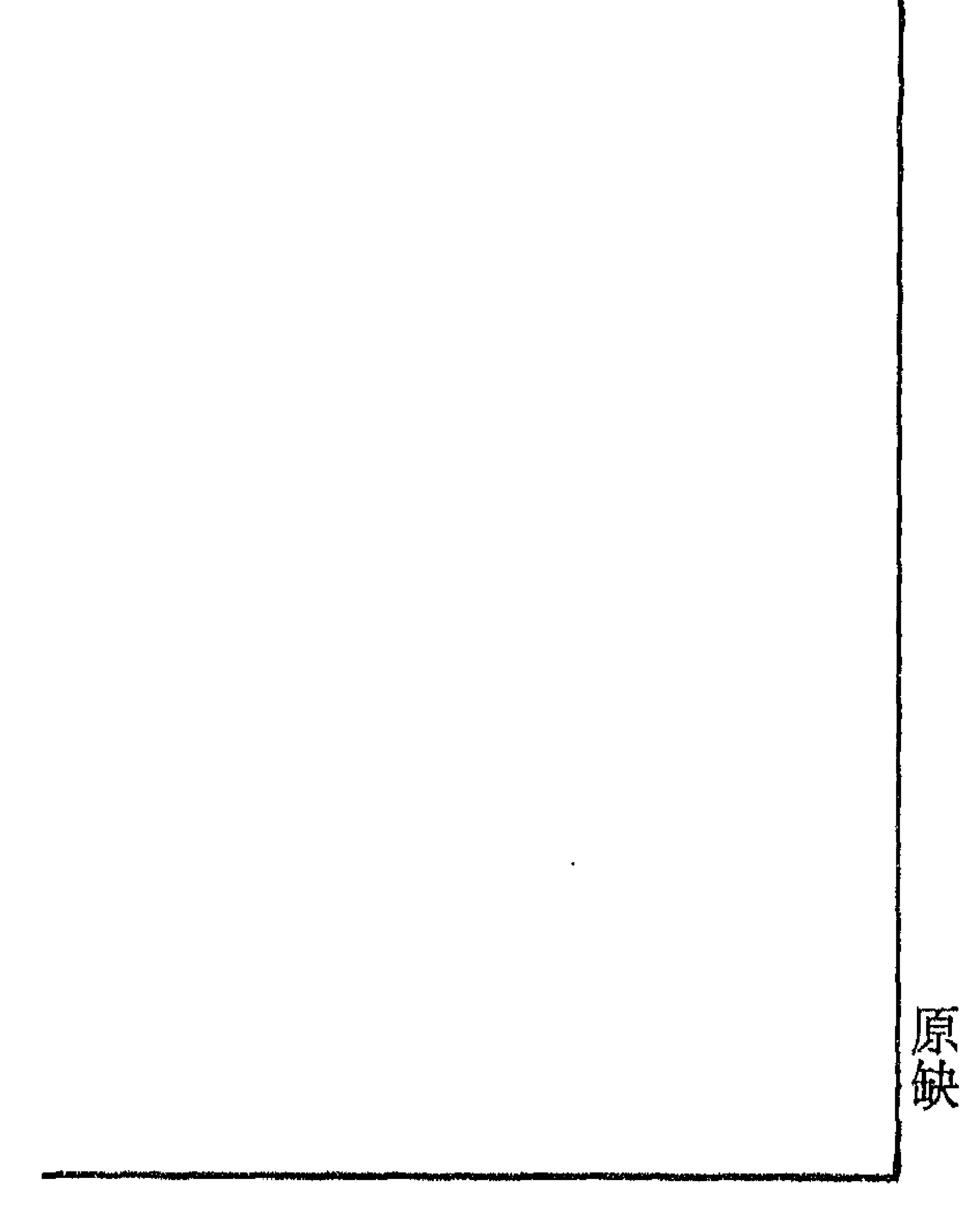
恩訖伏念臣甌海迂儒衡門下士倖登甲第遂陪侍於鵷班

出領郡符復分榮於豸繡方待次而藩條遽綰逾格

恩多由巡鹺而臬事洊陳明刑效少乃復渥蒙

簡擢俾晉旬宣竊維荆楚居南紀上游之重藩司有理財課
吏之權凡民生大計所關固宜圖其深遠況吏道多端
之際尤貴屏夫浮華自顧輇材豈堪鉅任惟有籲懇
天恩俯准 臣趨叩
闕廷面聆
聖訓庶獲仰承
德意遠隨漢廣以南行猶期勉竭愚誠益勵歲寒之晚節以
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并恭請
陛見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旨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原缺

調補江寧布政使謝　恩摺子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三年三月十二日接准湖北巡撫臣翁
同爵行知二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孫衣言着調補江寧布政使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
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書生本無才識自去年四月莅任鄂藩至
今甫及一載湖北風氣未漓僚吏尚知自愛惟財賦所
入竭於餽輸臣雖遇事綜核隨時撙節務在稍留有餘

爲地方意外之虞而張皇補苴詭無善策私衷正深惴
懼乃復渥承
簡命俾換雄藩臣前在江南以道員需次即攝藩司繼復補
授鹽道首尾五年極知沿江浮廒徐海悍强非衰朽庸
材所能勝任惟有隨事禀商督撫濟以慎勤自矢其[illegible]
撫失所守以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甯布政使到任謝　恩摺子

奏爲恭報微臣到任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上諭調補江甯布政使當經具摺叩謝
天恩茲於四月二十三日交卸湖北藩篆即於次日乘坐輪
舟東下二十六日馳抵江甯省城當准署布政使勒方
錡移送印信文卷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任事伏念臣仰蒙
恩命重涖舊邦藩司職在旬宣責任綦重江甯克復雖已十

有餘年而元氣尚難盡復善後正復多端田疇未闢流

招墾之無方軍實宜籌更饋輸之乏術如臣謭陋膺職

維艱惟有隨同督撫臣勵勤補拙藉儉養廉察吏始可

安民理財必先節用勉效土壤細流之助稍答

高天厚地之恩所有微臣到任日期及感激下忱理合恭摺

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升授太僕寺卿謝恩摺子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八月初二日准兩江督臣沈葆楨咨准吏部

咨開光緒五年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太僕寺卿著孫衣言補授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即於初四日交卸藩司篆務伏念臣甌海迂儒江淮庸吏

三天講授早陪侍從之班六皖祥刑謬荷監司之寄洎旬宣

於江鄂遂忝任於屏藩顧茲衰朽之軀未有涓埃之效

方虞疏拙將速督尤乃曲荷天

聖慈俾重登於禁近竊惟僕臣職掌
天閑卿士班崇法從周宣考牧豐耗可驗夫民生伯冏命
官諛正且關於君德念司存之清切豈檮昧所能堪臣
惟有勉策駑駘益圖報答
觚棱在望方欣瞻覲之有期葵藿何知但矢精誠於向日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及交卸瀋篆日期理合繕摺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附陳乞假省墓摺片

再臣恭承

恩命簡授京卿理應刻日赴都供職惟臣自同治七年以道員需次江南自此歷官皖楚量移江藩十年之間馳驅三省距臣本籍浙江温州府瑞安縣皆在數千里外兵燹之餘松楸久隔每念祖父遺阡未能一往省視稍加修葺爲人子孫之心實有未盡伏乞

聖慈賞假三個月回籍修墓一俟事竣卽當星馳赴

闕銷假當差理合附片陳情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伏祈

聖鑒

金陵試儗屬鏡問四首

問農田爲大利之源今江南北淸自淮泗沿運所不可缺矣甚之民不足以盡地利其勢不能不資客民而使之耕之則客與主兩無利焉將用何術使之相安而樂從乎於僉其子種民既不能自爲謀而官爲經理其費又將何出籌餘具矣而給發之際吏緣爲奸苟非詳爲之法民其悉沾實惠乎張全義當五季之亂爲河南尹務農之餘課以種樹不數年市里蔚然其法獨不可仿行乎凡此皆賢守令之所有事也如有所見幸悉言之

漢高祖雄才大略親以兵定天下及謀所以安劉氏獨以屬之重厚少文之周勃使爲太尉文帝嘗虎圈嗇夫口對無窮

拜爲上林令張釋之獨以爲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夫太尉兵官也而高帝以重厚用周勃至文帝之用嗇夫不過令掌上林禽獸而已而張廷尉以爲秦二世之亂殆縣於此此其故誠何在耶淮南衡山之謀獨畏汲長孺而謂公孫丞相等如發蒙振落長孺武帝所以爲戇者而淮南顧獨畏之此其故又何在耶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習於趨蹌應對以爲能由上之所喜者然也軍興以來蓋亦倦而知所返矣然不力持其漸則澆風可旦夕復耳諸君子他日皆當爲國大臣其將何以維之試言其術以觀趨向

問宋紹興間洞庭賊楊么據船爲盜官軍莫能近岳忠武爲都統制議效賊亦造大船乘嘉薛直老在其幕謂忠武曰如

必造船戰乎不可必參以計破其船而么戮然則么之所謂利器者不足恃耶字書無礮字或謂礮蓋古者拋石之遺礮即拋也宋時用兵始有礮至元始有所謂回回礮至明中葉始有所謂紅夷礮自有礮而兵之爲技侈矣然有礮而兵之爲法亦荒矣風雨燥溼之非時于藥之缺乏則千人可坐廢也勝負視材力凡兵之所恃爲勝者盡廢不講而乞靈於一器之用抑何其術之偸而愚耶我國家以騎射無敵於天下騎與射於後世而射固先王之法也古之所謂技擊其技固奚若耶戚秦陽水師之將而其書兼及拳棒何其與水師絕不相涉其亦有精意存耶明人備倭有所謂撒星陣者倭兵最整而撒星陣獨以散亂取勝此何故耶晁家令論攻匈

奴謂彼之長技三我之長技五古人所謂知彼知己者盡管求之長短之間矣未聞棄其材力而强爲所不能者也願與諸君子切磋究之

問鹽筴權輿於管子至史記而有所謂官給牢盆使民煮鹽漢之鹽官與今之法有相似者否乎就場征課之利負山竈氏津津言之而或乃謂其必不可行然劉晏淮南之政試鹽類是肅代之際軍興之之無異於今日晏獨恃其必計以一方供給天下而有餘此豈可謂無法者乎明以來獨恃商以行鹽當其盛也物力殷阜商常有餘力以持之故國亦資其利而其權固已授之商矣利權旁落則必爭私之所由繁也及其疲滯之積則商困而國與俱困然則晏之術其可畢

非專鹽之所出有定所便聚今天下之鹽官專其責於生鹽
之地就地取課而盡聽其所之豈非晏之遺意乎而鹽以爲
不可行者殆官與商專利之私見非謀天下之大體鹽[illegible][illegible]
之說固無往而非私然天下事必公極而私存此今日之急
務也其詳言之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二

安義堡記
杇梢花館記
澄懷十友圖記
愛日堂記
濱下村居記
放翁生日燕客記
永康縣學碑記
紫陽書院景徽堂記
亭林先生生日會客記
市樓話雨圖記
代李雨亭方伯重建江甯布政使署記
敕建義民坊記
遠祖沅州府君遺事記
會匪紀略
會匪紀略書後

又書會匪紀略後　成園雅集圖記
杭州崇義祠記

瑞安孫衣言劭聞

安義堡記

咸豐三年春　天子以粵盜之亂　詔天下郡邑練民兵繕村堡以自固復　命仕宦之在籍者與守土官並舉其事而予弟鏘鳴方以廣西學政在假實督吾郡團堡事於是郡之人皆相率團練其山海衝要往往築堡以守而予弟亦自爲堡於吾村既訖功命之曰安義之堡以書走京師請紀其事予謂村堡之設蓋古者同井守望之法而先王之意則一寓之於井田如周禮遂人之所爲蓋非第以通溝澮川澮而已所以正其疆界而爲之封域者誠以爲守助之資禁

強暴之擾也後世井田廢則無所謂疆界民所恃爲固者舍城堡其道無繇若其意則猶井田之意也然先王之意又非第以爲可守而已嘗考之大司徒之職既制其井域而封溝之矣又必詳爲教法以治之其於比閭族黨之間既示之以相保受賓葬矣又必須之以職事教之以三物而所尤重者則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其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者則又有刑以糾之必使盡就我教而後已而至於禮樂之精微亦未敢後焉先王之所以聯其民而教之備者以爲不如是則雖予以可守之地而亦不能以自固也吾村在縣治西北二十五里吾孫氏聚族而居之民儉而勤敦樸而畏法蓋所謂有職事而易教者今又有堡以爲守矣而益導之興

行相率以爲孝友睦婣任恤使其比閭族鄰之間如父子兄弟之相親疐也是無待於堡而固矣況乎爲之守以禦强暴者又有如是之資哉且此豈獨爲吾堡言之也今盜賊之患自廣西而蔓於吳楚數千里之間豈無險阻之限與高城深池之可恃也哉何其所至殘破也然大抵其民之樸厚尚義者卽不被寇或寇至有可與守而其所殘破皆沃土敎民之聚也由是觀之雖天子所以固天下獨不以敎民爲先務乎是亦可因吾堡之說以推之也堡之建以三年七月日始以今年二月日成長若干丈高若干尺凡用錢若干緡用人之力若干工云咸豐四年夏四月

枍栺花館記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　天子移蹕圓明園於是寓在大內五年矣兩書房翰林直廬在澄懷園者多漏徹不可居者諸君或先之於是黃縣相國析其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筍之齋也屋南向才三楹其東南小屋數閒南牆下細竹三五十竿疎風纖珊青出於垣當塗黃尚書鉞之所種也尚書之居此以種竹故遂命之曰食筍齋已而歙程侍郎恩澤壽陽祁相國爲藻常熟翁尚書心存相繼居之又西入一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牆復於池而艾蒿拒戸其南室之西南阿楇亦陊矣剸其草崇其垣陊者補之於是以妻子居北室其南以爲退休讀書之所而食筍齋設坐以待客猶相國

之舊也澄懷園本國初貴臣索某之墅　世宗時以賜
內廷翰林園之周一里而近而小山環其外其中帶以曲池
山蓋鑿池時畚土之所爲也園之西南溝扇子湖之水以注
於園中而其源蓋自玉泉之山故水清而甘園之爲廬凡七
而皆臨於池之上予之居水獨前後匯故同居園中者與予
皆隔水相望自予居出門而右度石橋並山以北循池行二
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園之西門出門而左亦並山稍東而
北度石橋循池行二百五十七步以至於園之東門池之中
多芙蕖多菱茨姑鯉魚大者二三尺其山多樗多柳多柏多
槐榆多赤棘予居之南山有柏四柳一而榆最大鵲巢其顛
其北山有栝二柳二柏一樗一楛一而榆亦大如南山栝最

小其大者纔逾丈然程侍郎獨賞之嘗爲之著賦或曰侍郎時杻特大今其存盍析云而北室之庭有棠棣丁香合歡之花杻亦謂之檍亦謂之橿亦謂之杻楢而俗謂之牛筋木以侍郎之爲賦也故予遂以名其居謂之曰杻楢之館而予友王戶部錫振復爲之書以表之故予遂爲之記十月十三日

澄懷十友圖記

故相杜文正公在上書房時嘗命畫工爲澄懷園圖合兩書房同直十人肖像於一卷謂之澄懷十友圖文正公以名門英碩受 宣宗皇帝特達之知在書房授 今上書迨 今上纘承大統公又以宰相爲總師傅 兩朝恩遇莫與比隆咸豐二年以奉 命視賑江南薨於淮安使館事聞 天子震悼哀禮異等策贈之詔有曰日承誨迪獲益良多又曰造膝敷陳深資匡弼蓋 聖天子自毓德儲宮尊師念學而公小心謹慎佛義翊仁又當親政之初邊隅俶擾 聖天子孜孜求治從諫如流於公尤虛聽納國家利害得失大臣有不能言或疏遠不能自達皆賴公得以上

聞一時造郗忠謀誠有如　明詔所褒者雖　上之所以
倚畀公非獨以隆重師傅而亦可見舊學之臣從容密勿之
地以文章道德仰締　主知非外廷臣所敢望也文正既以
惇誨故老爲國倚重而同時兩齋諸公亦皆屢賡蜚文彙征
並進至於今日尙有宣力封圻偉爲時望者又竊嘆
宣宗皇帝堯舜聰明灼知善任非獨左右諭教務在擇賢至
文學從臣備承顧問亦必愼簡儒重非徒斂給文辭而已是
能咸登國器至於繼體守成猶資其用於戲盛矣衣言自教
習國子即以能古文辭爲公知識及舉順天鄉試出公門下
得一見於澄懷園廬至咸豐四年被　命入直則公之薨已
逾年竊念公以心德之同依日月之際一時所望於公幾如

益稷皋陶之於舜禹然其志猶未遂其事亦未終而同時所
謂夔征並進宣力中外與公並列於斯卷者今亦或存或亡
或離居屏處獨於圖書之傳想見公之風采與一時才望氣
類之美思其盛而不復得也吁可慨已丁巳十一月

愛日堂記

浦江張主政景青將歸壽其親就予爲別而求爲文以記居之堂且爲言堂之所以建蓋君之尊甫永甯君以孝人實爲斯堂先是永甯君爲知州廣西遭贈朝議君諱母戴太恭人逾七十尚無恙永甯君始五十比服闋人皆之仕永甯君以不忍去太恭人不復出搆堂於所居之西偏以爲奉親之所而顔之曰愛日此堂之所以名也予惟先王之制禮也丈夫生十五而學至三十而有室至四十曰强而仕未至於四十法固不可以仕而其時之士皆有恆産未嘗待祿以爲養亦不汲汲於仕也古之人爲人子之時其依依於父母之側者歲月何其久耶至於可出而仕則其父母類

皆耄老人子之事往往而畢矣而後出而事君則其心可以專於所爲此先王之制所以爲得乎人情之至而才德之所由成也然其時雖可以仕而人子之有父母者終未嘗以君臣之義一日忘乎其親故有遣使行役之事則爲之君者必本其將父將母之意以慰其王事之勞四牡杕杜之詩是也葢古者人君之於臣必觀其所以爲子而古人之事君亦未嘗以先其君者後其親風俗之所以成道德之所以美豈不以是也哉周之旣衰先王之禮遂廢而人之至性往往無以勝其嗜欲於是乃有弱冠而仕垂老而不歸者事君之日則可謂多矣而事父母之日又何其少也於親如此其於君可知也已永甯君爲名縣令擢州牧仕且日起以太恭人之老

不復就仕而奉親之堂以愛日爲名蓋宗甯君之年於古人爲事君之時而當太恭人七十之年則所以事親者其時尤不可失也能以彼而易此乎宗甯君之用心則無愧於古人矣揚子曰君子愛日仕則行其義居則彰其道事親者道義之至也顧其名識其義焉可也今主政又以壽其親歸猶宗甯君之志也而欲得予言以爲堂之記卽以爲太恭人之壽亦可也丁巳二月日記

演下村居記

由邑西門以舟泝江西北行盡二十五里至程頭山程頭亦謂之澄頭山蜿蜒自北來而其勢若下注於江所謂浮瀨之山也夾浮瀨東北行六七里盡於北高山皆爲邑之二十五都二十五都小村落二十餘其南皆俯江而西北皆以北高山爲望其鄉曰集善之鄉而余所居曰潘埭其里曰茂德里里之小村落五曰上溪曰寺前曰漁塘曰大路山南而余居之村曰演下郡縣志無潘埭而有潘岱山潘岱山蓋卽北高山也然今里人皆自稱潘埭以土堰水謂之埭余村之溪發源於北高山之東北阯曰吳奧而南抵浮瀨之山以入江其地始高而漸低近溪以北多山田非溪無以漑當時或爲埭

以畜水而有潘氏者始為之故有潘埭之名今惟溪之上流一埭尚存而潘氏無聞矣然考於余之家傳稱始祖諱惟睦自閶長溪遷瑞之盤谷遂稱盤谷孫氏則又謂之盤谷而今里人間自稱蟠溪潘之與盤與蟠或以音近訛而所謂盤谷者蓋以山谷繚曲名而圖志不詳可憾也魚塘上溪見於志而又無濱下之名濱下之為村廣輪不能二里南帶以南溪溪之南有小山起平原自東而西如虎踞地尻特高而頭垂以伏者曰龍山余曾祖之墓在焉村之南盡於此而西北盡於余居之後山後山者北高山之支山也山由寺前來而西南盡於魚塘之西連岡疊嶂東西相倚而余居之後山端然居中隆起而中凹卒凸出以圓如人坐而坦巨腹腹左右夾

以淵遇大雨則奔溉如雷雨止亦止而山獨多松四時蔚然南溪者發源於北高山之東北阯曰吳奧者也吳奧之水分爲二其一爲余村之南溪其一西出寺前流於余居之山後復折而東至魚塘之南與余村之溪合流以入江而南溪之水至余村又別爲小溪折而西以繞余村之右而其委亦與魚塘之水合蓋余村之居者東北皆阻山如依於人之懷中其西南山漸開而水實交錯抱之水之交處里人積沙石爲巨阜隆然種松於其上以爲村之外屏命之曰沙洲演下之名不可考而余村西南皆水滙演者水勢回曲之狀疑其以水名也而余又聞之諸老人云始我十世祖官義府君與弟深以貲雄於鄉爲大廈連楹綿亙村中人之道余村者皆由

孫氏檐下行故相呼遂謂之檐下今遺址及二石門尚存則演下又或爲檐下也北高山由郡城來其西南盡於泰順平陽之境而在集善鄉北界者曰吳奧山雲峯山桃奧山桐溪山由吳奧隃山爲我邑之帆游鄉界有河北達郡治南達縣治由雲峯桐溪隃山爲永嘉之建牙鄉界有河東北達郡治而由縣治泝江來者舟行十五里折而東北過蓮團山即見予居之後山而遥望北高山峯巒起伏絡繹奔赴若注平地其高者乃特立天表云

放翁生日燕客記

吾邑邑令之署有宋詩人陸務觀之祠而其亭曰放翁之亭池曰放翁之池不知何自始也今年十月十七日放翁生辰錢侯子奇集同志二十人設祭於祠中取放翁瑞安江詩二十言人各得其一言以爲詩而予復爲記之曰放翁在宋時非有瑰奇絕異之行高爵顯位蓋世之功名以自震襮於流俗而迺區區以詩人聞然當放翁在時其詩已大行暴著至後世學者尤往往喜稱放翁以比唐之杜子美韓退之宋之蘇子瞻豈不以其文辭之美哉然放翁非徒文辭而已當其浮沉幕府屢起屢蹶國家之事未嘗與聞而放翁惓惓君國常以復仇雪恥爲心雖當時大臣將相有疆土之責者或

徒陰拱坐睨而放翁於流離奔走之中疾痛號譁慷慨悲憤老死而不能釋然則其忠義之氣發爲文辭固足以垂世而不朽也至於山川名勝生平足跡所及不過一經行之偶未嘗有爲政德澤被於人人而亦若有流風餘思之存如所謂放翁之祠邑之人今猶不能忘以是知文章之所託者久而人之所以不朽誠貴其能自樹立也而我與侯生數百年之後猶相與追慕放翁之風而與諸君子詩歌燕樂以爲放翁一日之歡雖其同時輩流游處之盛疑未有以過又以歎文學之士感人如此況於賢豪君子之有功當世者哉夫瑞安爲邑以來官斯土者奚翅數十百人然名績可紀者曠不數見而放翁以羇旅之客道途之間獨令人不忘如是則侯之

之爲此舉豈徒以慕悅古人而已其必有厚自樹立以爲可以不朽者而吾徒之與於斯會亦當觀感奮發思爲後世之計而無徒以爲文字燕游之樂也庚申仲冬嘉遯軒

永康縣學碑記代馬侍郎作

三代盛時自天子之都以至於比閭族黨莫不有爲學之地自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莫不有爲[illegible][illegible]事而入學則必釋菜釋奠於先師師者教之所由立道之所由明也三代聖王莫不重道而隆師故荀子曰君師者治之本也曾子曰君子之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師嚴故道尊道尊故學正孔子生於周之末世以匹夫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書垂教爲萬世師至漢之賢君始爲廟以祀歷魏晉隋唐而其祀幾徧天下宋仁宗命郡邑皆得立學即學以祀孔子而其事遂迄於今金華在浙江爲東南山郡永康又爲山邑地瘠而民醋明正統間邑人應士

濂嘗以私財獨建縣學宏治間其孫尚端重建之成化正德間尚道天澤相繼重葺之而益儲經費爲歲脩計俾子孫兩支分掌其事蓋四百餘年矣咸豐辛酉之歲粵賊擾浙江破金華永康亦被寇學燬於火至同治癸亥城始復今尚端裔孫參申獨建大成殿尚道裔孫寶時等質常產輸私橐重建明倫堂思超振緒榮祖等併力籌辦閱兩載而告成永康始脫兵火邑人士卽喁喁向學可謂知本而應氏子孫又能承先人之志以無廢數百年之盛舉則其尤賢者矣夫學宫之設豈徒曰爲廟祀以崇我夫子而已哉蓋孔孟之時所謂詖辭邪說陷溺人心者楊氏而已墨氏而已降及後世亦不過佛氏而已老氏而已至今日而蠻荒絕域自古不通人跡之區

挾其不經之說縱橫於中國誘之以貨財道之以聲色眩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中國之人趨之若流水滋焉生學士或貿然讚其計中不知其用心之毒與爲禍之深也則道之不明也甚矣天下豪傑有智術之士求所以禦之之方以爲必講富強利器械使我之巧力足以敵彼而後可以勝之而不知其本固在於務學也夫孔子之學非有待於他求者也其人則士農工商之列乎四民者是已其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存乎五倫者是已其爲書則易禮詩書春秋之著乎五經者是已而其導之以所從入則曰義利之辨也視聽言動之不可以非禮也是非羞惡之各有其端也使舉天下之人凜然於不可無義不可無禮不可無羞惡

是非則怪誕不經之說若糞穢臭腐之不可以一朝居而又何爲靡然從之哉故吾謂孔子之教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而以救今日之人心風俗則其事尤切而不可緩何也楊也墨也佛老也其亂吾道也猶依託於吾道也至今所謂怪誕不經之教則顯然與孔子爲敵而與今日好利無廉恥之人心適足以相中而相引則所以矯而正之者不可以無術矣今東南甫定　聖天子方修中興之政中外士大夫亦漸有意於儒者之事蓋人心之窮而將有所轉也而金華固昌成公王文憲之所講學陳同甫經世奇才實產永康其獨先奮興於學也固宜而亦可見孔子之道無日不在人心而非怪誕不經之教所得而汨沒之也是在居民上有學校之事

者倡率而風厲之耳故不憚極論之以爲之記

紫陽書院景徽堂記

杭州紫陽書院建於康熙四十二年在紫陽山下而輸財爲之者徽州鹺商也徽則朱子之故鄉故曰紫陽書院而爲祠以祀朱子寇亂之後書院嘗再葺而齋舍少不足容學者今年春汝言來此主講方伯楊公昌濬方爲按察使以奉餘貲拓東偏與都轉高公卿培請於巡撫馬侍郎出公帑增屋二十楹既訖工楊公名其堂曰景徽以南望朱子祠也自元明以來天下讀經者皆尊用朱子說可謂甚盛夫朱子之於經勤矣其自謂不能俯仰就功名而欲求聖人立言之意以待後人者用心何其至耶今天下皆知讀經皆宗朱子然自取富貴利達外若無用於經此豈朱子之教也哉漢之中世經

始稍出大義猶未著不及今日遠甚然當時儒者守一師之說可以終其身而一言一篇之所得常可以持身決事然則今日之所謂宗朱子者何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方伯之所以名堂蓋可思已同治丙寅八月

亭林先生生日會客記

今年五月二十有八日亭林先生之生辰同人集祭於慈仁寺先生祠會者無錫秦炳文洪洞王軒黃麟欽鮑康壽陽祁汝弼河間王應孚樂平汪元慶丹徒戴燮元璧山劉溎漪仁和王堃上元端木埰始與祭者涇陽張師劬番禺許其光無錫孫勸烈洪洞董文燦天津徐士鑾瑞安孫衣言而大興羅公惇衍有事未至使衣言攝祭事始顧先生祠初成余實在京師予友孔繡山葉潤臣朱伯韓屢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咸豐八年予自內廷出領郡先師祁文端公屢召予與王侍郎茂蔭王戶部拯林工部壽圖將府丞達在慈仁寺飲酒因得一謁顧祠然皆未及與祭今年春以選人至京師則

文端公下世已二年王侍郎蔣府丞亦先後亡工部官泰中戶部歸桂林適逢先生之生辰得從諸君子後以祭先生既卒事同年鮑侍讀子年以故事出先生畫像卷命爲題名展卷讀之則文端公及舊游諸君子之遺墨多在而二十年來題名卷中者類多文章卓犖之士衣言亦往往得見之何其盛也昔李固爲漢太尉每大朝會見左右侍中多少年而舊時老臣無一存者卽欷歔感歎以爲國家之憂今茲顧祠之會蓋亦不能無老成凋謝之感矣雖然時運不息者也氣化日新者也先生丁明之季其時已無可爲然未嘗一日忘天下嘗欲有所興革損益以斷復於三代兩漢之盛其具於書者往往而可行也今國家多事雖不能如二十年前之於

有爲然自顧祠之初成道光癸卯甲辰之閒世事之變固已萌柎其閒矣使上之人怵惕惟厲以求賢才修政事爲心下之人發憤爲雄以崇廉恥知古今爲務距今二三十年而謂中國之聰明材力必不足以得志於天下誰其信之漢武帝雄才大略威行絕國我 聖祖 高宗武功之盛殆有過之至如文景之寬仁恭儉孝宣之綜覈名實以內自治而無傷我中國之元氣者先生三致意焉其事固非曠絕而不可幾我君我相其惡可不及時振厲而士之在下者其亦惡可苟焉以自恕也今天下幅員萬里 明天子在上諸大臣奮於功業星羅而碁布視先生所遭何如耶而衣言幸得從二三子拜先生之祠瞻仰先生之遺貌其當思所以

無愧於先生豈徒以為相從飲酒修飾故事而已哉同治戊辰七月書於袁氏居

市樓話雨圖記

同治七年後四月既望故人王霞舉兵部以予與許起居海秋相見於米市衚衕之酒樓同集者龔刑部雲舫祁太守叔和凡五人樓在闤闠之交而八窗洞開四顧無阻城南萬瓦鱗次新槐碧柳相與蔽虧如在郊外城西浮圖矗立烟際若近若遠而西山蜿蜒迤邐自西而北其高僅及浮圖之半予與霞舉注視久之慨然有懷旣而風自北來飛雨驟集檐瓦有聲遥望塔影漸微而西山遂不可見於是予與霞舉有久別復聚之樂與海秋諸君有新知相見之幸而茲樓適有高明眺望之宜凭闌據榻縱談深論所謂身世之感不酒而忘旣醉極歡雨猶未止復與海秋叔和偕過霞舉雲舫之廬夜

漏將半乃各別去竊謂海秋霞舉雲舫服官京朝可以時時相從飲酒而予與叔和方有四方之役行將舍去且事變無常卽三君子者合離淹速亦殊未能自知而時移勢易欲使後之攬者知有今夕之歡則惟託之文字可以無窮於是叔和素有荊關之好酒然揮翰命之曰市樓話雨之圖復卽所以名圖者八取一言以為之詩而予復為之記云霞舉名軒雲舫名麟皆洪洞人海秋名宗衡上元人叔和名之鏐高平人記者瑞安孫衣言勤西也

代李雨亭方伯重建江甯布政使署記

江甯布政使之署在城南大功坊前明大將軍徐中山王達之故邸也堂宇閎深園沼秀異在省城推爲甲第咸豐三年粵逆既陷金陵城中官寺無一存者後十年爲 今上同治二年官軍既克金陵於是兩江總督大學士毅勇侯曾公由安慶移節以來宗義實從兵火之餘瓦礫徧地官斯土者率寓民居其時兵事尚棘餽饟方殷未遑言營繕也又二年某以兩淮運使蒙 簡命爲藩江甯於是曾公以爲布政使本元明行省之舊治官理財爲事尤繁所關綦重而蒞事無所假館以居非所以崇政體繫民望也命宗義以兵財之餘先葺治之乃以六年正月賦功閱八月而畢役凡爲大門三

楹爲儀門三楹儀門之內爲大堂三楹堂之左右以爲客次又其左右吏胥居焉又其內爲二堂三楹堂南西入爲便坐以待賓客又西入爲屋三楹者凡四重其最南亦爲客坐其後則治事之所燕私之房也而爲樓五楹於二堂之北以奉王之栗主用故事也樓之東寮客居焉儲峙有庫架閣有房寮吏各守其職府史咸有所棲井竈庖湢凡百具備外設垣表周以繚墻表裡完固觀瞻肅然恭雖壯偉之規游眺之樂未能復於舊時而以莅官出政行省之體庶其稱矣又一年北方餘寇悉平東南無事年豐民樂庶績有緒宗羲乃於署之西偏瞻圃故址因其水石之舊薙茀除穢扶陋累傾臨池爲榭冠阜以亭匪以自娛略存遺蹟宗羲竊念寇亂以來前

後十載今雖以　天子威靈四方底定而流亡者無定居也還歸者或露處也守官斯土幸蒙國恩顧得出據堂皇入安深靚夫豈無惡於心是以修葺之際務求渾堅禁絕雕鏤然而觀室居之潭虧則有念于風雨不庇之虞計工用之浩繁則有念于脂膏供億之甚至於登高明遠眺望則尤怵然於民之情或僻遠而無繇自達也吏之治或煩苛而不能盡平也然則崇其體者烏可不既其實享其逸者烏可不勉其勞也哉是用備書為記既以自警亦諗來者同治八年歲在己巳仲春之月

勅建義民坊記

同治元年正月平陽會匪既平又一月粵賊自青田犯吾溫由永嘉上河鄉擾吾邑河鄉麗奧團董吳君一勤集團練先為之備得無事其自白沙嶺擾吾邑港鄉諸村者吾子詒穀以團練逆戰敗死其次日閩師觀察張公啓煊自平陽來赴復以團練逆戰於雷橋斬賊目白老三賊遁去而其據上河鄉者如故四月乙丑閩師潰於桐嶺賊躡官軍後遂攻城河鄉團練數千人急據城外隆山賊知不可攻舍去而麕聚於港鄉之二十五六都丁卯賊東北越十二盤以窺河鄉十二盤者走郡城閒道也吳君自督團守險而糾東西鄉團練以擊賊再戰再捷越數日賊大隊自慈湖長隴大山出分掠麗

塘麗奥沙瀆各村團練擊走之戊寅賊擾牛卧嶺南鄉團董繆君國賓擊卻賊賊既不得志於鄉乃悉銳逼瑞城城中民嬰城固守二十八日庚辰攻益急河鄉團練二萬人來援直抄賊後城中民開門出夾擊之賊大創五月丁卯團練夜乘雨襲破賊壘賊大驚潰遂去自是賊望見團練旗輒走河鄉義民聲大振先是咸豐十一年秋會匪初起即襲破郡城署巡道志勳署知府黃惟誥與平陽令翟惟本皆諱言賊賊益熾吾邑湖石團董張君家珍獨集練數千人剿之戰屢捷賊稍斂家珍屢請官兵夾擊賊志勳惟誥不敢應家珍竟戰死賊遂以十月辛巳率黨渡飛雲江圍瑞安屯於隆山百計環攻期必破河鄉民相率赴郡哭乞援志勳惟誥猶觀望城鄉

消息絕不通訛言城陷者數矣十一月庚辰河鄉諸村民潛粉其眉以爲號約殺賊遂斬賊目朱秀山復斃賊二千餘人而其據飛雲江上流各村者如故十二月丁卯賊擾二十五都會桐後二日吳君集練萬餘人西越十二盤疾馳焚祇陀寺賊乘勝蹂桐乾花井頭諸村遂會閩師守程頭明年正月復從閩師渡江攻小篁竹破金谷山遂平賊會匪之滅河鄉義民與有力焉方義民之再退賊也署令某馳報大府以瑞安民素忠勇勦匪勦賊屢著奇功請建義民坊以示激厲大府爲請於朝謂俾兩浙士民有所觀感此坊之所由建也夫激厲觀感之說則誠然矣然當會匪之初起予弟鏘鳴方在籍治團卽力勸道府速辦賊道府不能用也及其焚劫平

陽自鄉而城漸及瑞安民之奔告於道府者無日無之道府未嘗問也既而破郡城劫印信巡道志勳跣走免其爲亂不可掩突而遷就粉飾以聞督撫者猶不敢言討賊也黃維誥之在瑞安未知郡城之破猶與士民力爭而謂賊爲好百姓也其約期攻郡瑞令孫杰飛書告變志勳猶夜擁倡聽歌酣飲次日城門甫開而賊入當時之道府其於吾溫之民用心果何如也水陸分道來援卒滅賊者閩師之力耳沐猴而冠之師跼蹐浙鄙曷嘗知有溫州哉民出死力自扞衛既滅土匪又卻粵賊如吳君諸人可謂好義之士團練數萬人可謂好義之民幸而成功得以沾沐旌異而橫羅鋒鏑死於非命者其慘尙忍言哉城既無志守令靦然言功而所謂義民者

徒賴有坊以垂空名民亦何樂有此名哉方亂之初起官之視民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及其既脫於萬死一生之中官徒以空名相爲慰藉民亦安賴有此官哉嗚呼吾溫之民可謂無負於官而志勲黃維諧等之疾視吾民其罪何可勝誅也故吾於吾溫前事每一念及輒爲於悒而於義民之事特爲流涕書之而非敢以爲吾溫之民榮也同治九年三月書於金陵冶城山莊

遠祖沅州府君遺事記

余家譜牒散佚自五季遷居瑞安之盤谷迄明初逾四百年先人行蹟無可見者獨遠祖諱叔傑以宋紹興辛未進士知沅州見邑志而政績無可考讀宋史蠻夷傳乃始得其微蹤史稱乾道六年盧陽西據猺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猺人與省戶交爭殺一人死叔傑即出兵破其十三棚奪還所侵地於是猺人相結爲亂而宰臣虞允文以爲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請更去叔傑史之所云蓋以出兵殺賊爲守臣罪然竊以爲爲天子守疆圉撫百姓遇外寇侵侮不畏難逃死以便宜出兵入不測之地復匹夫之仇使遠人知朝廷威武如雷霆風雨不可

狎玩自來制伏夷狄道未有善於此者或乃慮其怨毒相讐伺以爲後患然彼其豺狼虺蜴之性豈眞能以恩市情諭且常有無釁而動焉夫以殺一人死之故至深入奪地其事未嘗不疑其已甚然以覘邊懦退怯釀成大患者何如也且彼方馴伏境外而我故橫挑之則誠爲有罪今旣交爭而殘我民矣而不懲以威後將何所忌此兵家利害之必然者固非子孫伺其先人之詞也宋自景德以後漸趨於積弱疆埸之臣旣非其人而朝廷之議怵於用兵屢敗之餘相率以戢爲諱惟務羈縻撫摩以苟旦夕其失匪特西北二敵而已至孝宗之時方北顧不遑而於南邊蠻夷惟恐積怨激變重煩兵力故雖以允文之才亦徒苟且無事以求一日之安然終宋

之世未嘗免於蠻患豈皆邊臣好事弄兵之過哉今日廣西之賊大抵猺獠比耳方其依阻山谷掠奪衣食誠得才勇守令及其牙糵而拔之勢且甚易而當事大吏搖手撇耳不敢言盜至以金幣官爵餌其渠帥使之無所忌憚長驅而北嚮陷名城跨據要害其禍患且半天下而統重兵制方面者猶遷延觀望自求免死而已未聞眞有一人能決計破賊立功者也然則如吏所云守臣貪功誠得如是者一二人天下事固可爲哉

會匪紀略

金錢會匪起於咸豐八年有賣筆者金華周兆榮流寓青田粗識字能卜卦娶妻於青田小溪以妖術教人喫素入其教者出錢二百五十投沸湯中煮菸以符咒取湯飲之刀棒不能傷謂之銅錢壯聚於永嘉青田之山中是時粤賊已擾處州村民懼引寇一夕糾眾掩之燬其巢而青田令亦名捕兆榮甚急兆榮遂走溫州流轉至平陽錢倉鎮易名曰周榮趙起者錢倉皁役設店以寓客嘗以結盟拜會聚諸惡少年既而周榮至復謀聚眾斂錢自云得金錢七於山中後當貴於是與奸民朱秀三謝公達繆元張元孔廣珍劉汝鳳等八人合謀為金錢會而先誘錢倉汛外委朱鳴邦使入會依託錢

倉山廟神以愚眾入會者納錢五百於會首則詣廟神誓無負約人給大銅錢一枚紅帖條約一紙無少長老幼皆相呼曰兄弟其錢文曰金錢義記其帖分八卦卦以三千人起數至五六千人以張聲勢又自言賊渠曰老三者平陽人陰授以號令入會者無賊禍於是從者日眾平陽商賈富民至以賄購僞錢平陽縣知縣翟惟本不能制亦不敢言賊狀其明年黨漸眾瑞安金谷山小篁竹等處奸民皆附之金谷山小篁竹者瑞安江上流去城六十里民多業椎埋趙起謀結爲己用令其黨謝秀球持大錢數千以來生員潘英林景瀾鄭日芳奸民黃孔標林福瑞黃梅字等皆入會益四出誘脅漸蔓延瑞安西北鄉於是予弟鏘鳴方以翰林侍讀奉 命

在籍團練賭亂萌乃言之署巡道志勳署知府黃惟誥謂與賊在梧而奸民嘯聚啟寇心且內亂起益無以扞賊宜及初起痛懲之可無煩兵力而道府以爲地方官無言賊者殊不爲意銅匠王秀錦者故會黨爲趙起散僞錢頗獲利乃益自鑄錢散之平陽東鄉趙起惡其擅利也倡言屏之而平陽貢生程殿英亦與秀錦合謀散錢其子方繫平陽獄殿英謀奪取之翟惟本懼朱鳴邦以語趙起趙起方與秀錦殿英隙且欲假官以立威遂糾黨數千人入平陽城捕殿英燒其屋秀錦乃自首於官願出會趙起之入平陽城也旗幟甚盛起與其黨朱秀三謝公達握劍指揮入則踞坐試士院平陽人大駭而惟本甚德之重犒以去於是勢益張民犯法即投入會

盜斂民財置器械自平陽城循江以南至南北港循河以東至瑞安多通賊時咸豐十年也趙起之入平陽城平陽人有言之道府者道府頗以爲疑其明年二月起黨有馮阿三者潛入郡被獲搜得各城門鑰道府懼以詰惟本惟本自以首先召賊盜譁賊遂謂馮阿三秀錦黨也無與趙起事會奸人某者謀調停爲兩利議假賊以團練名言之惟本謂賊願改會爲練惟本意言之道府道府以爲然使縣給牒爲團練於是趙起豎旗平陽城南逼平陽知縣翟惟本平陽副將王顯龍共祭旗民以爲官皆從賊也爭受賊僞錢而道府謂賊貢爲練不復言辦賊賊益不可制鏘鳴復力爭之道府曰趙起周榮等八人知其爲賊正其爲賊乃可辦今妄謂之團練使

賊有所藉以脅民而民反無辭以抗賊是官毆民從賊也禍且不救且團練者各團其鄉今賊方遣黨四出播偽錢結弁衙役及郡邑羣小人其意果何爲而官謂之團練此淮南北覆轍也不可不深思而道府先入惟本言謂賊當漸解是時王壯愍公有齡來撫浙將鳴復寓書陳之王公王公以詰道府而道府果言賊已改團練王公知其偽責惡獻偽錢乃聽爲練道府嘿不敢復言而賊之散偽錢益甚將鳴謂官不可恃乃謀益治團務遂鄉以爲團凡入團者與入會異漸拔賊黨瑞安民稍稍出會來入團貢生陳安瀾者林洋富民也方受縣牒團江南岸而林洋奸民金子蓉郭君奸民陳丙式等皆會黨不利林洋團練遂仇陳安瀾糾其黨拔團練旗樹

賊幟安瀾訴之郡郡遣縣丞羅敦穆往偵獲匪黨鄭步高以歸趙起聞之怒糾其黨二千餘人聚錢倉平陽民告變於翟惟本王顯龍請詰以所爲惟本顯龍皆不省安瀾亦請於郡縣求得官兵助民團郡縣亦不省賊遂以六月廿六日劫林洋焚陳氏及謝氏賊數千人建旗鼓往來平陽城惟本顯龍不敢問亦不實言狀陳安瀾既被焚訴其事於郡鏘鳴復力言之道府於是總兵葉炳忠義撥溫州營兵四百瑞安營兵一百往勦賊而瑞安奸人[illegible]者故通賊受賊指沮之副將趙振昌謂趙起衆甚盛上已爲團練矣胡用兵復爲賊黨造私書痛詆團練因幕客某以達惟誥又因振昌以達炳忠益爲賊游說巡道志勳與惟誥炳忠不畏賊得此書益謂趙

起員不反反以咎團練遂不復言撥兵七月四日郡檄前丞嘉令高樑材赴平陽察林洋事樑材先詣鏘鳴問計鏘鳴告以無他計但幸以實聞樑材至平陽惟本招趙起等來置酒樑材惟本與賊飲甚歡及返瑞安遂為撫議謂趙起願出金于蓉等以易步高而與官約無得深罪于蓉于蓉等延不出而趙起復焚雷瀆溫氏溫氏平陽大姓丁壯數千人所居漁塘雷瀆適錢倉而誓不入會生員溫和鈞和鏘亦皆受牒為團長賊恨甚至是襲焚溫氏屋和鈞和鏘來告急鏘鳴乃挈以赴耕與俱見道府具言賊屢焚劫不治將益肆然賊烏合初起無槍砲但得官兵數百助民團可一擊散而道府皆以兵力不及辭刑部主事黃體立復力請之惟詰惟詒亦辭且

曰殺人放火報復之常禍皆由團練無與郡縣事而賊黨蔡
惟屏者方在郡偵其以告賊賊益横八月九日高樑材復自
郡至瑞安[illegible]議撫而趙起已約期大舉樹帥字旗
錢倉江上陳安瀾等益懼乃謀自以團練擊賊傾貲募台州
船三十艘令武舉游飛鵬督以行而與溫氏團約水陸夾攻
賊十六日台州船航海薄錢倉時賊方晝夜鳴鼓謀舉事見
台船至倉猝四散船上勇爭上岸焚賊屋趙起與其黨奔錢
倉山麾旗以集眾眾不應起懼謀自盡其黨有止之者而溫
氏團誤師期賊稍稍逸去先是游飛鵬既以台船行又密募
閩勇二百由陸攻錢倉高樑材及永嘉令陳寶善以道府意
陰沮之故水師無援然賊方謂官兵至懼甚其黨或納偽錢

以求免既而知台船非官屬乃復聚台船既退賊知雷瀆[illegible]
攻之謀遂以十九日攻雷瀆溫和釣與其父儒業孝[illegible]
死之而先一日平陽民獲賊諜搜得賊書二函其一約江溪
各鄉賊攻平陽其一約金谷山小箬竹各鄉賊攻瑞安府官
未之知也瑞安舉人葉寶衡等復奔郡告變言之至痛哭而
知府惟詰怒謂瑞安人好事仍不省府吏有通賊者復以語
賊賊喜高樑材往來議撫八無成憤甚遂與瑞安令孫杰謀
以激變坐陳氏言之道府且謂瑞安團董曾鴻昌朱顯等妄
言勒賊梗撫議瑞安人怒相率詣縣署詰樑材與賊飲酒求
和狀樑材匿不敢出而賊已有所聞反益急二十日金谷山
賊首潘英等率其黨千餘人焚予安義堡屋先是瑞安人聞

賊約攻城知必先及予言於孫杰趙振昌謂賊禍及孫氏則郡縣皆不能無事而賊無火器團練亦無火器宜速撥槍礮手護孫氏及是余復告急於縣令請速撥兵助民團而趙振昌復不省及予家破焚賊果謀乘勝攻瑞安以雨甚散去瑞安始戒嚴而高標材猶在瑞言撫猶言趙起事止劫村庄非聚衆謀逆且自辨無納趙起賂揭示於縣門瑞安人大譁標材卽日去又三日賊首朱秀三率黨薄平陽焚城外游氏余氏屋遂劫諸富民翟惟本猶不報瑞安人復告急道府道府亦不省於是縣丞趙榮與訓導戴咸弼復赴郡乞援師而瑞安城守者獲賊諜五人於百總楊世勳家蓋世勳久[illegible]賊而五人者自謀焚藥局爲內應遂幷世勳繫之獄其明日[illegible]將蔡

華平黨據嶼頭盡統隔江之賊逼瑞城而知府黃惟誥向持
撫議以二十七日抵瑞安爲好語出示以招賊不知賊已約
期攻郡也二十八日平陽賊首趙起瑞安賊首潘英蔡華等
率其黨二千餘人分道犯郡城由三角門入入則先犯試院
殺捐輸委員前麗水典史許黎賢署永嘉場大使王恩溥走
以免失永嘉場印入道署殺一人巡道志勳與其妻子走以
免失道印入府署殺數人惟誥叔父某死焉失府印入縣署
知縣陳寶善先出免殺數人寶善叔父某亦死焉賊遂分黨
焚南門民居大掠城中總兵葉炳忠聞變召其鄉人台勇入
與城商樑材亦召其鄉人廣勇入禦賊槍斃賊數人而賊皆
揚竿持梃聞礮聲卽驚潰奪小南門出賊之約攻郡城也瑞

安人先知之以告惟詰惟詰怒告孫杰孫杰飛書告於郡郡城人知賊期者亦言之志勳志勳笑曰此自與團練鬭何與我事且賊豈敢攻我城者廿六日夜半瑞安告變書至志勳猶挾妓縱飲飲已醉不啟封總兵得書則已寢矣廿七日城門甫開而賊擁以入至道署志勳猶未起聞殺人聲始驚跳以出見賊卽返走踰墻以逃出東門呼小舟渡江匿江心寺復逃至樂清匿樂清城中而是日賊已飽掠去賊之攻郡城也分遣二千人以窺瑞安至橫山聞城上礮聲乃亦閧走趨郡比至郡南門而先至者已敗去城外團練槍斃執旗賊二人遂亦潰去而瑞安守城者聞橫山有賊蹤相率請於惟詰求擊賊惟詰笑不應瑞民怒擁惟詰至明倫堂責玩賊欲

何爲惟韓應聲曰趙起等好百姓也無妄言方中食復就孫杰飲酒而郡城警報至且聞家中人被戕失印信乃大驚自拊其膺以哭瑞安人恨甚爭詣署求見知府知府匿不出賊既破郡城而道府自以先諱賊盜不敢言賊狀嘗諉其咎於團練謂賊因報復捨入城印信被劫被殺者皆不報與史許象賢死亦不報也廿九日瑞安復獲賊諜一人鞫之則曰自郡來其黨數人先匿楊世勳家世勳守北門期賊至則開門事成以代趙振昌出前獲五人鞫之語皆同遂與世勳皆傑死而是夜賊果犯瑞安以內應絕不敢近明日把總杜之才踰城遁與世勳同守城者也賊破郡城一日去永嘉令陳寶善知賊易與即返郡而志勳匿樂清三日不出乃遣人求

得之逆以歸然猶不敢言勦賊趣民輸財治城守瑞安令孫杰副將趙振昌亦閉門圖自固而賊以破郡城頗惶懼日夜相驚以官兵既偵官無出兵意於是瑞安賊復以九月初三日出桐嶺焚斐橋民居明日復犯郡城勇目徐文久千總陳國泰逆擊之乃退是日瞿惟本復遣平陽人來議撫而趙起已遣其黨取平陽營礮以去瑞安城東並河諸鄉亦通賊初六初七日惟本連書來議撫又約瑞安人至江南岸議而是日賊分黨據南岸瑞平道梗瑞安人以賊之日逼也乃復請於道府顧自僱船勇爲禦賊計會總督亦責溫州官玩賊於是勇目於齊清陳錦瀾附保登管士拱等千餘人至十八日千總孫純良率兵勇及城中義團攻南岸賊純良不敢二岸

義團遂亦敗十九日千總沈作霖復率兵勇攻南岸賊與交賊黨杜之才廿三日兵勇義團復攻南岸賊於濟清[illegible]大[illegible]老八與一童子歸孫令遣還仰持諭解散賊殺之廿六日瑞人所僱廣艇至瑞安江巡道志勳與前永嘉令高樑材前瑞安令孫源皆來於是知府黃惟誥在瑞安二十餘日矣惟誥在瑞名辦賊然猶冀以撫爲諱飾言嚮者瓯爲所沮瑞民知之嫉鼠之城中不復與計議又時諷以署中被賊重惟誥畧甚思脫去而無計會廣艇有先至者民訛言巡道督兵來惟誥乃詭言往迎且計事瑞民亦謂巡道來則惟誥不足留也縱之去六日志勳始至而志勳亦惡言勦賊以總督嚴檄懼得罪又聞賊所招海盜船已入江不得已來瑞督戰

永嘉令陳寶善猶移書怵孫令冀卒撫而平陽賊已分黨破福鼎矣志勳雖以廣勇來督戰而恇怯畏賊廣勇亦素輕志勳無鬬志日索餉志勳屢渡江擊賊輒敗賊有乘大鼠船至焦石者城西團練擊走之而志勳反不知志勳以屢戰不利謂廣勇需重犒令知縣孫杰索城中富民財杰以怒團長曾鴻昌責鴻昌貲數倍城中人皆謂鴻昌冤於是益怨志勳而翟惟本復遣平陽士人來議撫瑞人以爲志勳寔召之益怒既而管士拱陶保登等以台船渡江擊賊志勳所督廣艇又不至台船亦怨而生員張家珍倡義於湖石以湖石團練數擊破賊張家珍者家貧無藉然負氣好義有膽略賊初起寇邁其黨招之家珍大罵不從賊謀殺家珍家珍乃與所親林

有森謝學本等謀討賊倡團於湖石營前廩生高王風等應之於是大嶨孫山各村義民數千人皆從家珍以十月十六日殺賊祭旗連戰皆勝乃遣其弟崇新與有森學本閒走青田達永嘉請於知府黃惟誥知縣孫杰求撥槍手來攻賊以分賊勢守令皆不報家珍遂獨往來自擊賊殺賊數千人賊謀西犯泰順家珍遏之不得過於是賊始不能傾巢出而蔡華等據江南岸者勢亦孤巡道志勳在瑞安二十日未能少剿賊既而以索餉屢譁而台勇又以廣勇屢譟怒於是勇目陶保發等相率去志勳聞台勇將去則與高梁材等以廣艇先遁既而省檄艾方濂來攝溫處道台勇廣勇既去瑞安城中守益單而張家珍以二十四日戰死其弟崇新代領之復

督以擊賊賊聞瑞安守已撤而張家珍死湖石團練不足畏乃聚衆平陽江口復召海盜約期攻瑞安瑞安令孫杰復告急於郡郡不應或曰孫杰乞援於永令陳寶善寶善弗為言而賊果於二十五日由嶼頭渡江薄焦石海盜船亦揚帆抵西門以巨礮攻城城上亦以巨礮擊壞其一船是夜賊船盡聚橫山下明日賊自橫山來攻城焚城北民居明日賊首趙起據城東龍山分道來攻城焚西門外民居船盜亦上岸焚南門外民居復分黨焚東門外民居城三面煙燄漲天城中大震已而西城大礮不火而發斃賊百餘人賊始去明日賊復於城外遙縱火是夜城上譁言小東門守者或通賊乃以王國寶守東門尋獲放火者三人殺之明日賊於龍山架巨礮以攻城龍山俯視

全城礮自上而下聲如霹靂飛彈如雨皆從民宅上過副將趙振昌泣語守者諫降賊守者厲聲叱之乃不作會賊分道來撲城復於城北新埭頭水淺處架橋以渡城上礮斃十餘人乃遁去西城上亦礮斃賊無數十一月初一日城中富民各出穀舂三日糧以給守陴者自初守城城中按戶具飯送上城日四飧城中人無士民十六以上皆持械上城城上見賊即擂鼓鼓聲作則陴閒人皆滿街巷民家戶皆懸一鐙婦女遏戶察奸人夜明如晝及是貧民家家得米守益堅明日賊列礮城東湧泉巷以攻城又築礮臺於城北又窺新埭頭城上礮擊之皆走明日龍山賊礮擊傷城上團丁數人而其礮忽連炸自斃數賊其在城西開礮者自燒其藥桶又

甃數賊是夜賊以舩載薪謀焚各水門守者運石以塡門覆溼苫於石上又運水上城以備之賊不來而城中譁言明日賊分[illegible]二都嶺永瑞道梗賊伏城外破屋中以擡礮擊城墻隙瓦縫中往往鉛彈飛出從人左右穿而過或裂褌墮帽而不傷一人賊既退城中民踰城出盡燒城外殘屋於是賊始無所藏明日閩師統領記名道張啟煊前軍至穗峯離瑞安三十里是日賊攻城益急賊撲城東洞橋城上礮擊走之賊又撲弔橋邊石牌樓下以擡礮仰擊城其藥桶忽自火起城上譁笑聲如雷賊又潛伏西門外夜半昇梯以緣城梯重昇者自相呼守城兵覺鳴鼓警衆則一梯已倚城急以鳥槍擊之甃數人梯下復

以大小礮三面擊之賊負梁梯遁兵丁陳鎮濤躍而下斬一首復上城遲明守城人出城取所棄梯梯高於城二尺實八尺可五人並登衆爲之愕然東門外亦委數梯於道衆取而燬之於是賊攻城九晝夜輒敗去是日悉銳攻城期必破又大敗去賊知城不可得矣賊之南焚福鼎也閩督撫亦懼乃檄福建記名道張啓炳自金華回救永嘉前陝安鎮總兵秦如虎出福鼎閩安協副將吳鴻源以水師航海援瑞安水師甫出洋風壞其船不能來而如虎以十月某日抵福鼎啓煊以十月十九日抵溫州新巡道亦由樂清抵郡皆奉督撫令勦滅賊子弟鏘鳴謂事始可爲乃復就啓煊謀討賊而啓煊所部新挫於東陽軍械缺在郡二十日不能行鏘鳴謀於禾

嘉富民假錢四千緡以資敵愾敵愾乃令盜造礮船至見軍械始完而郡復倡白廣勇約勦賊珍將池惟屏以樂清兵五百勇曰孫贊清及于詒穀以台勇二百先抵穗峯爲前鋒前永嘉令高樑材亦督廣艇行初六日廣艇駛入飛雲江賊首趙起在龍山望見廣艇檣帆即率賊黨出城西竄去蔡華繼走城外諸賊黨聞風皆潰去城東北諸鄉聞官兵至城外賊走則皆起殺賊皆粉其眉以爲號沿河數十里殺賊無算賊首朱秀三走死於董田生縛賊五百人送縣城殺之城東小教場皆破其腹而斬之小教場賊屍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賊或從東山走渡江廣艇復擊沈其二船賊自攻城被擊斃及是日被殺死溺水死者約五千人而其死黨所謂兒字

號者皆平陽江西悍賊被殺尤眾於是賊精銳盡矣明日池
惟屏等兵勇皆入城十六日張啟煊以閩軍至駐軍於龍山
新瑞安令黃宗寶亦入城十九日賊復窺城西嶼頭賊有渡
江來者兵勇擊走之斬一首則僧也繼復擒一死者鞫之則
賊以趙起令皆薙髮起敗而懼其黨散故詐而髡之自是賊
益無以自脫矣二十一日北岸賊由廿四都踰嶺擾二都三
都團練擊走之是日南岸賊亦謀渡江團練截之不敢渡平
陽令翟惟本復遣前縣丞黃紹奎訓導欽陛艮來瑞安爲趙
起求撫而賊首繆元以十二月一日盡取平陽營槍礮送錢
倉并禁副將王顯龍都司方某以去益遣其黨守平陽十二
日海盜擄前巡道志勳於三盤海口志勳投水死經歷陳德

元從之亦死志勳既褫職寄居城外民家郡人頗誚讓之不自安乃謀航海去而海盜知其橐中裝故及於難德元者志勳門生嘗與奸人爲游說者也閩師礮船戍十五日張啟煊謀進剿金谷山遂令團練守龍山而別調虞年吳一勤以一都團練予子詒穀以廿五都團練先行會剿祇陀山賊十六日一勤詒穀焚祇陀賊皆西走啟煊進軍次澄頭而總兵秦如虎兵克水北溪十八日啟煊破賊於桐乾二十日啟煊破賊於碧山廿三日啟煊水軍焚沙洲賊巢於是金谷山賊勢益孤而蔡華謀移踞仙降以通金谷山沙洋仙降民拒之遂以廿四日焚仙降啟煊遣水軍追擊賊賊西走而城中兵亦乘虛襲嶼頭蔡華遂遁去二十九日秦如虎兵至蕭家渡盡

焚瀨江一帶諸賊巢生擒賊首謝公達如虎兵連戰破平陽賊乃驟檄詰平陽文武責獻趙起等平陽文武惶遽不知所措爲於是翟惟本[illegible]重賂啟煊以求解王顯龍亦遣人爲趙起乞反正啟煊卻惟本賂而僞許趙起降責令速來營同治元年正月一日顯龍復遣人約送趙起明日顯龍以趙起出平陽城行十里而聞秦如虎兵至趙起竟逸去或曰惟本顯龍懼泄通賊狀陰縱之也瑞安賊首蔡華亦由山路逸將走青田投奧賊至永嘉界村民獲以送郡磔之并磔其弟慶生蔡岑初三日秦如虎兵收復平陽初四日張啟煊兵破金谷山生縛賊首潘英送縣磔之會匪平於是啟煊同軍澄頭如虎駐軍平陽各捜捕餘匪責各鄉捆送賊渠復殺賊數

百人其脅從者貸不問自會匪起以咸豐十一年八月陷郡城同治元年正月盡滅凡六閱月平陽賊首朱秀三謝公達劉汝鳳孔廣珍皆先被獲誅趙起逸出從粵賊復逸至玉環被獲磔死瑞安賊首潘英潘國榮黃孔標林景淵林福瑞黃梅宇皆被獲誅蔡華逸出亦被獲磔死其未獲者平陽周榮張元繆元蔡滃瑞安謝秀球鄭日芳等十餘人而翟惟本李鳴邪孫杰趙振昌以總督左宗棠疏請治罪孫杰趙振昌已前死翟惟本李鳴本皆從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黃惟詰竟得免會匪旣平越一月粵賊始犯溫州吳鴻源水師抵瑞安遂與啟煊如虎共平粵賊云

會匪紀略書後

會匪亂後予嘗欲識其始末久未遑暇既而得黃澂甫司馬所爲錢虜爰書者自咸豐十年賊初起至明年春閩浙平賊逐日記事言之詳直不諱因綜其大要參以所聞爲紀畧一篇使愚民可以爲戒而後之仕我郡者亦有所取鑑焉因系之以論曰嗚呼監司守令豈可不慎擇其人哉苟非其人因循釀禍可以詒誤天下而禍迴旋滅僅僅塗炭一方猶其幸焉者矣我溫州民氣雖曰樸野然實畏法而敬官平時見州縣役緩幘下鄉即竊竊私語所至家具食飲如款尊客婦女偵伺藏匿有所要索唯唯如命雖名在庠校或低首受吏胥訶斥一狀入則官與吏擇肥食之必饜飽而後止固民之極

可憐者豈如閩之漳泉皖之鳳潁亳法好亂者哉咸豐七八年間粵賊既縱橫浙東西而州縣挾羣小人因之以捐輸民間始怨然亦未嘗敢與官抗也會匪之亂實自客民周榮者倡之周榮之聚青田永嘉山中瑞安前莊鄉民有入其黨者口語稍稍勢頗張瑞令傳斯懌甫有所聞卽以兵掩之獲首匪居其黨遂散及其在錢倉以卜卦言命惑民復與趙啓等假粵賊聲勢講入會得免禍而平陽鄉民爲身家計者遂爲所誘然非君惟本之庸則一紙嚴明告示可以訶而散之其極至於遣數十健隸以往皆坐而就縛矣平陽人雖間入會而實深懼其累其懲之令長而欲得官之一怒者無日無之自翟惟本一切不問而民始折而從賊然非道府之庸惟惟

本言是聽其禍亦未能遽成也益自會匪之起其始大平陽燒民居匪黨非不自危惟本匪禍之以幸其去而賊始知官之可玩矣其後馮阿三之被獲匪黨益懼惟本爲之[illegible]假以團練名道府亦不復問而賊始知道府之亦可欺[illegible]於焚林洋陳氏則顯與團練爲難以謂守令必怒其懼尤甚瑞平兩令不敢一詣視府委員往復與賊飲酒議和而賊益知官之不肯用兵矣其後陳氏自募台船攻錢倉賊黨訛言官兵且至紛紛獻錢求免官誠以兵繼之其勢猶可散也至於鬪勇之援爲官所沮而雷瀆漁塘之被焚官復置之不問而賊乃眞知官兵之不能一戰而反計決矣當其始端人正士有地方之憂者非不苦口言之至於痛哭流涕而一時官

府隱與數會非衰老昏眊即少年巧滑昏眊者畏事巧滑者揣摩昏眊之意指而成之而郡邑一二奸人樂爲賊用者陰結官之左右虛疑恐喝使民之情不得一達於官而官之情無不盡輸於賊於是郡城首被其災平陽遂爲所據福鼎繼破瑞安見圍使非烏合無志之徒飽掠遠去則插賊可以順流而下矣非張家珍團練横梗賊中則泰順不可守而閩之東境危矣非瑞安民誓死固守則瑞城破而郡城且開風瓦解矣非閩師水陸來援使此賊更延兩月以俟粵賊之至則溫州之事不可問矣嗚呼洪秀全之禍前後十年蹂躪半天下廣西一二大吏諱賊者釀成之也然則會匪之僅僅爲禍於溫州一隅豈非所謂大幸也哉夫溫州之民非不可治之

民也秀者小黠而野者大愚耳豈眞意犯上而狃作亂者哉會匪之初起周榮趙啓輩七八人耳其既熾潘英蔡華等數十人耳使非此昏眊巧滑之官但得如傅斯懌者及萌櫱而折之不殺一人可也即稍熾而誅之殺十餘人亦可也深諱固護顛倒錯戾至於破郡城矣闘鑽用兵半年殺人幾萬億乃捕事而喪傷殘破一府元氣爲之苶然矣然則亡獨民之死爲官所陷即會匪黨與其死於戰死於被獲誅者豈非官釀誠之哉嗚呼罔民之罪官蓋十倍於亂民矣我願督撫大吏惻隱僻遠爲之愼擇循良而官我郡者永永以此爲戒淸心而寡欲束吏而親民無恣睢自快使善良之氣不得伸無姑息偷安使狡黠之徒有所恃嚴邪正之辨謹治亂之幾

溫雅百年無事可也豈非吾民之福也哉

又書會匪紀略後

同治二年衣言備兵淮上駐壽州六月有言前刑部主事孫家泰徇壽州事者衣言喟然太息曰嗚呼危哉孫氏兄弟之不為家泰之續也始苗沛霖自號團練據鳳臺之下蔡陰懷逆志 欽差大臣勝保欲假以拒捻而沛霖意殊不可測孫家泰治壽州團練獨訟言爲賊與之抗及沛霖率黨適壽州家泰與官兵閉城拒守沛霖遣數巨捻入城約官不得殺家泰因眾怒殺之而先是官誤用降捻徐李壯守城沛霖遂以攻李壯爲名破壽州入城則稽首於帥前自言爲官破捻索重犒索家泰父子殺之又索家泰所用蒙時中官即以時中畀沛霖亦見殺嗚呼予兒弟之欲急勦會匪即家泰之志

也而予兄弟得免於禍非所謂幸者哉噫亦危矣雖然沛霖之初起未嘗一日自居於賊也雖擁衆自重而亦時爲官用當時督師大臣嘗屢言其功而朝廷且命爲川北道加布政使銜矣則固儼然官也而其衆整以强皖之兵力實亦未有以制則羈縻而用之猶有說也家泰策沛霖之必反急欲治之團練以抗以除地方之患不復自顧其身家可謂義士而沛霖既破壽州則力足以傾覆皖北官之禍方在旦夕其勢不能復庇家泰其衆時中勢亦不能復與之爭故濡忍目前以求解於倉卒之際其情猶可原也然沛霖卒反反不數月卽誅死使其初起之時勝保等卽能正其罪而討之皖之禍何至於此然則賊固不可以玩而不正其爲賊賊亦不可以

治也及沛縣[illegible]延[illegible]祭父子之寃與時中之爲官所誤下　詔昭雪贈䘏有加而死者不可復生矣嗚呼自古豪傑之士爲國家深思遠慮不得稍行其志而反以身殉之者往往如此豈不可悲也哉夫苗沛霖皖北之悍賊也至如周樂趙起則眞無賴奸民耳其始起即以立會通賊爲名焚劫平陽潛伏郡城反迹亦昭昭矣及焚予居八日即襲郡城殺官吏劫印信官且身罹其禍矣而道府上賊狀猶謂之團練猶謂之報復夫焚予居謂之報復可也破郡城則所報復者誰耶道府縣令於賊可謂有恩矣殺其父兄劫其印信則所報復者誰耶至於禍鼎之焚戮及鄰省則所報復者又誰耶諱飾以釀亂亂既成則益諱飾以求自脫此不肖道府之

故習也使賊勢遂熾不可撲滅如苗沛霖之倔强一方則孫家泰蒙時中之故事又不肖道府之所優為也閩督撫水陸之援賊之不久即滅予兄弟亦幸而免耳然可不謂危甚乎哉嗚呼人臣受國厚恩為地方生靈之計固不能有所瞻顧依違以求自便而禍亂者時之所常有也吾願為長吏者不幸而當其變則惟及早圖之無以因循遷就貽誤斯民為不肖道府之所為也衣言初至安慶湘鄉相國詢及溫州之亂衣言為備述之相國喟然曰京朝官在籍治事雖微末如與史亦與為難故團練不可為也湘鄉始亦奉命團練其後倡義旅自為一軍以辦賊而後成功嗚呼此則衣言兄弟之所不及者矣

成園雅集圖記

同治癸酉十二月大寒前一日壽山方伯招同安肅[illegible]者王公與軒及同官李公莘樓陸公秋丞孫公樹人范公子嘉陳公午峰威公龍友丁公恬生裕公朗西集於藩署之成園有粵客某能用泰西法以鏡寫人形貌方伯呼之來于與與軒各照一衣冠象既易便服復令合照賓主爲一圖以誌一時之事圖中凡十有一人最前而左右對坐舉杯若相酬者右與軒左朗西也中坐而左睨者子嘉也子嘉之後拱手凝竚若有深思者壽山也壽山之次立而其容甚莊者午峰也倚於朗西之坐後而手執湘竹管者樹人也又後凭几而微笑者恬生也恬生之次側立右覕而舉手者龍友也龍友之

石傈然獨坐若前視三人飲者尊樓也而予與秋丞偶立於最後之正中長身而瘦手舉茗椀者秋丞也鬚髯皓然志氣頹然望之若七八十歲老人者予瑞安孫衣言也壽山名裕祿滿洲正白旗人與軒名思沂浙江歸安人尊樓名應棠廣東南海人秋丞名迺普江蘇震澤人樹人名振銓湖南巴陵人子嘉名先謨江蘇上元人午峰名烺湖北蘄州人龍友名威麟滿洲正黃旗人恬生名峻江西南昌人朗西名裕庚漢軍正白旗人圖既成復命拓爲十一紙人各藏其一而予復爲之記以爲此亦一時之盛遊從之樂久而不可忘也後五日孫衣言并書

杭州崇義祠記

崇義祠在杭州布政司前之峩眉山咸淳臨安志所謂祕書省對山是也祠有亭曰嵾向蓋襲用宋糧料院舊名臨安志云淺山在漾沙坑今楊郡王府前對山有大佛寺七官宅近糧料院而成化杭州志謂淺山在峩眉山前側有漾沙坑則今祠與宋糧料院未必在一山而地實相近故峩眉山又稱官米山官米者諸司糧料之義也初咸豐十一年春粵賊破杭州官民死者甚衆後一月城復里人陸君壇捨巳地爲祠基而丁君王出貲成之以祀諸與難者明年十一月城再陷死者益衆賊據杭州二年一夕棄去則祠燬過半丁君之弟丙修而復之凡先後縻錢五千緡祠爲屋三楹南爲大門門

內爲東西序又內爲聽事以奉
天子詔書聽事之後爲饗堂堂之右則峩眉山也山之前爲
正氣堂祔難者位焉堂之上有樓曰夕照所謂峩眉夕照吳
山八景之一也樓面湖而背山山之後爲峩眉山館其旁爲
亭所謂料院舊名榮者憩息之所也祠既成浙江巡撫荷澤
馬公新貽爲之請於朝列之祀典復得　旨賜額曰湖山正
氣而樹坊於祠前以表之蓋朝廷之軫念義烈其意可謂至
矣嗚呼先王之世其治民也必先之以農桑申之以學校自
鄉遂以至比閭族黨爲之愼擇正長師大夫以興其賢良者
董其不率教者凡禮樂兵刑之制皆先事而爲之慮而於恤
死事者禮蓋畧焉後世政教既廢而尤不愼於擇吏無事之

時吏常恣睢於上未嘗稍為民計也及亂之既作民先受其禍而官亦不得免焉於是贈卹之典彌脩以謂我以為民勸也而不知民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矣此豈先王之意也哉予聞粵之初亂不過十餘莠民州縣官不能折其萌枿而殲吏務為姑息無事遂挺禍於天下吾浙被寇最後然寇之未至吾浙之吏無異於粵西也大抵務縻善良以自逞而獨不敢治亂民及賊之既至官固不能不以身徇之民則何罪焉庚申之變杭城以二月陷而吾溫先有土匪之亂粵賊之道衢婺以陷台括者亦以二月擾溫州其致亂之由吾所目睹也賊之再棄杭州也整軍以出由徽歙直趨江右踰嶺陷閩嶠諸郡歷年餘力竭而後就撫幸事既定相率以義歸之民

爲祠以祀之而賊之所過數千里之地深山窮谷橫尸徧野孰從而祭之哉吾溫之亂閱五月而後定官之死者數人因而得賞者十數人而民之死者無慮數千大帥某亦謂溫民識大義亦爲請於朝立祠而建坊而始之所以致亂者其罪固未正也後之所以弭亂者其術仍未講也故予於旌卹之典未嘗不感　朝廷之仁而於民深有痛焉斯祠之建成於同治甲子其得位於祠者曰將軍瑞昌學政張錫庚巡撫羅遵殿王有齡廣西提督張玉良及滿漢文武若干人而杭人之與難者曰侍郎戴熙編修張洵刑部郎中邵懿辰及同城男婦若干人其祭之期春以二月二十七而秋以十一月二十八城陷之月日也祭之費則資於官者若干緡以畢人藏

惇禧之遺田君干惇禧者徇難杭民之一也陸君與丁君兄弟皆杭人不忍於其鄉之人而亦無恐於官不惜己財以爲之祠而賜公又爲請於　朝得臚於秩宗以爲不刊之舉皆盛事也而以書屬予於安慶求爲之記久而未遑暇也今爲公之歿又數年矣而丁君之意彌勤又烏可以無辭而予特謂凡爲民上者必詳以求其治之方而嚴以杜其亂之始使吾民得自安於耕鑿之常而無享此馨香之奉此先王之所謂仁政也丁君兄弟其好義誠不可及而官於杭者愼無曰我固已祠之矣遂可告無罪於死者也光緒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中記